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八



○。畫馬

臨清崔生家屢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卧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遂去夜又復來不知所自崔有好友官于晉欲往就之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去囑屬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以告既就途馬驚駭瞬息百里夜不甚殷勿旦忘其病決自緊啣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狀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歡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為失者所尋不敢售居

半年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乃自市健驃歸。後王以急務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賄。及入室。見壁間掛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屬乃香娃所燒。始知馬西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賢。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貨曾。付校尉去。曾甚德之。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官闕。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

嵒湖鑄雪齋

曰、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能覆翼人。某侍郎係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不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郎。侍郎喜、即張盛筵、便家人往邀。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報命。越數日、始至驕駿馬甚都。謂侍郎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閒。今得一閒、宜急往。候則相見無期矣。侍郎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

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通傳呼、侍御偃僕而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飭炳耀、侍姬皆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礼、傳命賜坐簷下、金梳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主、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復、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銅、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日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

嵒湖鑄雪齋

其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于內兄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從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恭謁殊傲晚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反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西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矣待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

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候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舊兌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綬。日誇榮于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寵遇。半如夢境。因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草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驍。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嘉祥李生。善琴。偶過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弦而撥。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

嵒湖鑄雪齋

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任任投刺謁李。故寡
交游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絕
倫議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惟笑益洽從此月夕花
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于丞廨中見繡囊裏琴置几上
李便展玩程問亦語此否李曰生平最好程訝曰知交非一
日絕技胡不一聞撥蠟蕤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
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冷上有絕世
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
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以琴供之未肯受所藏也
一夕薄醉承曰某新肄一曲亦願聞之乎為奏湘妃幽怨若泣

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欣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吝。遂啓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土妙律。李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得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携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歡飲少間，將琴入庭，出即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醺，內復

嵒湖鑄雪齋

改絃為閑情之賦。李形神益感。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
曰。醉後妨有蹉跌。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歸。次日詣
之。則解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
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白令
破扃而窺其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台。並不測其何故。
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丞故楚產。三年
前。捐貲受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云。
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金術。弄前忽去。不復見。疑
即其人。又細審其年甲容貌。昭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為
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感。

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騙机多端若道士騙中之風雅者矣

○三朝元老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止八次句隱無耻也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應濟南鄉試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釣哭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腹一睹然道人

嵒湖鑄雪齋

也。集問灾祥者如堵。道士志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然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視登閣上。屏人語。因問。真欲知將來否。曰。然。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生至孝。聞之。泣下。遂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已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其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如。馬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一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塲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忽而出。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賁驢。即刻東邁。驅里許。驛忽返。責示之不馴。控之。則癡生無計。燥汗如雨。僅劝止之。生不听。又賁他驛。亦如之。日已叩山。莫知為計。僕又

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朝夕乎？請即先王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母搔首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將爾生，生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提，拜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先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老耄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大蜈蚣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數

嵒湖鑄雪齋

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親。恐歲後瑤台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事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安遣往省。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壯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危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勿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徵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此真愛莫能

助矣。生哀不已。妻籌思曰。不可為也。請過一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佈。終夜不枕。次日偵听。則已行謀。訊察收藏者。棄市。妻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恨。無以自安。中夜妻來。入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妻曰。吾謀濟矣。問之。荅云。余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妙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箒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其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妻曰。此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喜極。贅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之。款款。女云。妾即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怒曰。男乃非。

嵒湖鑄雪齋

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號曰。是小生以死命哀累。上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取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述。然家門幸不辱。冀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陷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拽扶之。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懼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困。少蘓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闔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僮執拂侍之。方丈中埽

除光潔而坐前懸布沙磔密如星宿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
其後僧閉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婿來
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
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將驟去未女答曰未曰夫妻即
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如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
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
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囑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
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遭疾卒聶坐卧悲思忽見若